

编者按:作为革命老区,大丰3059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留有不少红色印迹。在那段峥嵘岁月里,革命先烈们追求信仰,用热血、汗水浇灌和解放了这片土地。如今,我们再次探寻这些战斗遗址,聆听革命故事,仍能感受到那段岁月的光辉,以及红色精神的激励。

七灶河伏击战遗址—— 在这里, 发生过催人泪下的壮烈往事



大中镇新团与西团镇七灶河村交界的七灶河伏击战旧址

6月24日,记者来到西团镇七灶河村与大中镇新团的交界处。放眼望去,大片农田昭示着丰收的希望,有农民在辛勤劳作,偶尔还能看到几只鸟儿掠过上空。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70多年前竟然发生过壮烈的战斗。七灶河伏击战,虽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战役,但对敌伪在我苏北的屯垦阴谋,却是个迎头痛击,不仅迫使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收敛,也在我苏中抗日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七灶河在当时是水上交通要道,七灶河伏击战也打了3次,分别在1943年、1944年和1945年。沈正清老人参加了第二次七灶河伏击战,他向记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1944年,为了加紧实施“屯垦计划”,日军派汽艇频繁往来于东台与大中集之间,大中集至刘庄之间的七灶河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我台独立团根据二分区党委的指示,决定在七灶河上打一

次伏击战,杀敌敌伪的嚣张气焰。沈正清告诉记者,一天,团部接到情报,有一小股日本鬼子第二天将乘船从大龙七灶河经过。凌晨4点,沈正清便和战友们埋伏在七灶河周围。“当时的作战布局是从两边夹攻,当地老百姓知道后,主动送来自己家房子的青檩木,和战士们一起连夜搭成了一座木桥,让一部分战士们匍匐着爬过桥去在对岸伏击。”沈老说,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船桨划动的声音,仔细一看,有20多个鬼子端着枪坐在船上。船越来越近,等到敌人进入了射击范围,只听“砰”地一声,沈正清和战友的火力一齐向鬼子打去。“当时有2个小鬼子吓得‘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我发现后赶紧从河里把他们抓了起来。”沈老一边用手比划着动作一边说,“虽然当时牺牲了很多战友,但在战士们的英勇搏杀下,鬼子全军覆没。”

记者在区委党史办了解到,这场战斗消灭日伪军50多人,缴获了“屯垦计划”等重要文件。这次伏击成功,得到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和二分区司令员梅嘉生、政委陈时夫的电令嘉奖。在这场战斗中,团部书记员申易腿上连中四弹,仍坚持战斗;战士陈万根把手榴弹扔进了汽艇烟囱里,引起汽油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班长张广林奋不顾身跃上敌艇,举着已拉出弦的手榴弹……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

(马苏南)

《江海导报》印刷车间旧址—— 在这里, 出版过鼓舞士气的战地报纸



《江海导报》印刷车间旧址

在草堰镇西潼村4组,记者看到几间低矮的平房。博物馆馆长蒋玉萍告诉记者,这就是《江海导报》印刷车间旧址。

江海导报诞生于抗日烽火中,为我苏中地委机关报。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凭借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向我华中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为了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进一步发动群众,鼓舞士气,一份新四军自己的报纸《江海导报》于1946年9月在江淮大地上正式出版。而当时的《江海导报》报社和印刷车间就在今天的西潼村。

《江海导报》诞生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发行时间很短,当时的发行量也不大,记者多方寻找,也未能见到这一承载江淮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光辉历程的战地报纸。但关于《江海导报》的一些故事在草堰一带还是流传

很广。大概在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和伪乡保长等组织暴徒,将《江海导报》副社长夏玉良抓去,要他交出武器和枪支,夏玉良宁死不屈。暴徒把夏玉良推到火堆里,欲将其烧死,幸亏平暴部队赶到,夏玉良才得救脱险。由于敌人疯狂扫荡,报社没有长期固定的工作地点,一旦出现敌情,必须迅速将机器设备拆装转移,所有人员都是平时拿笔战时握枪。1947年8月的一天晚上,报社接到紧急通知,说敌人已经从东台出动,沿路向我方进犯。大家随即行动,一部分人前去侦察敌情,一部分人将机器、铅字装箱埋藏,来不及处理的则沉入河心,在岸边做上记号,然后众人转移到芦苇荡里。敌人来了二三百人,气势汹汹地四处搜索,一无所获,最后只得“叭叭叭”地朝芦苇荡乱放空枪。等敌人一退,大家就钻出芦苇荡,下水打捞机器,并立即擦洗安装,《江海导报》又开始正常印刷出版了。

《江海导报》是新四军军报,隶属新华社苏中分社。1947年10月,随着形势发展,苏中、苏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在盐城合并成立华中工委,《江海导报》改名为《华中报》,作为华中工委机关报。至此,《江海导报》完成了它历时一年多的历史使命。

(马苏南)

保护红色遗址,传承红色基因

于无人管理、无人问津的状态。保护艰难,开发利用不足是我区多个革命遗址面临的共同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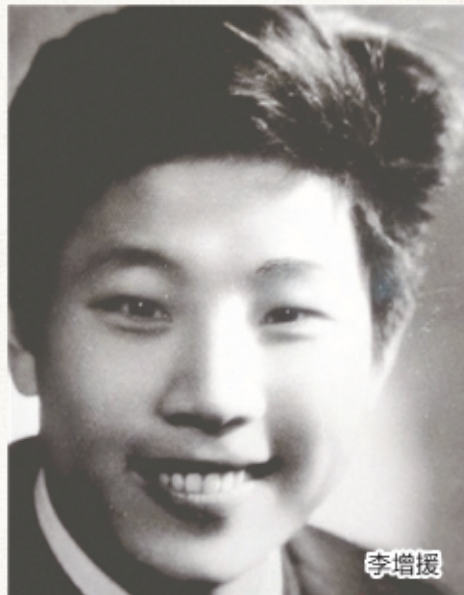
革命老区是大丰的“六张名片”之一,这些红色遗址就是对革命老区最有力的注解。要想破解红色文化遗址保护的尴尬处境,不仅要有政府层面的科学规划,还要有社会力量的介入,既要

和保护措施,也要有保护性开发,让红色文化遗址的潜在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发扬光大。笔者认为,除了构建红色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机制外,更需要积极规划和建设红色旅游景区、线路,不间断地推出红色文艺精品,努力打造大丰红色文化品牌,促使红色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大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

(苏楠)

再现红色老区魅力—— 七·一 系列策划之三 探寻红色战斗遗址

西团龙王庙新四军伤病员遇难处遗址—— 在这里, 抗日文艺尖兵李增援陨落



李增援

在西团镇众心村村部向南500米,有一座李增援烈士纪念碑。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这里是抗日时期不少新四军伤病员遇难的地方,李增援就是其中的一位。但鲜为人知的是,李增援并不是一名普通的烈士,他是闻名遐迩的《黄桥烧饼歌》的歌词作者、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的负责人。

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炮火连绵,李增援烈士在西团悲壮就义的历史,整整尘封了五十多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区党史部门几经曲折,揭开了这段历史的尘埃。1913年的6月29日,李增援出生在山东莱芜。1937年6月,李增援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后,来到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并于1937年底在武汉参加了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长、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等职,创作并演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目和歌曲。他参与创作的话剧公演后,观众达5万余人,轰动一时,得到一致好评。黄桥战役中,他写下《黄桥烧饼歌》歌词,从黄桥烧饼入手,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在军民中产生重大影响,被载入中国革命音乐史册。

裕华攻坚战遗址—— 在这里, 发生了1941年新四军在苏北最大的一次攻坚战



裕华攻坚战原址

裕华攻坚战遗址,在如今的大中镇朝荣村。现在美丽和谐的田园乡村,在76年前却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有关军事志上清晰地记载着这段历史:1941年8月15日至17日,新四军在台北县裕华镇发起当时苏北境内最大的一次攻坚战。裕华攻坚战共消灭日军70余人,其中俘虏7人,消灭和瓦解伪军400余人,其中俘虏160余人。陈毅军长还特地给部队发来了嘉奖电。

在抗战时期,位于沿海南北交通线上的裕华虽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但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日军抢占的据点。为打破日伪对苏中苏北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新四军1师2旅决计攻克裕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敌人侵占裕华后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主堡居高临下,还有瞭望台、暗堡、铁丝网,布有鹿寨等障碍物。加上武器精良,我军只有有机步枪、手榴弹等常规武器,要夺取裕华攻坚战的完全胜利实非易事,攻坚难度可想而知。

为全歼裕华守敌,2旅的主要部队都投入了战斗。部队于8月15日分别从数十里以外以急行军速度进入阵地,午夜完成了对裕华敌据点的包围,切断了裕华与外界的联系。我军的作战步骤是先攻打伪军据点,后集中力量强攻日军碉堡。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克了伪军据点,部队连夜挖挖形通

李增援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忘我工作,在文艺戏剧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来到后方医院治疗。1941年2月,泰州国民党地方部队李长江部,投降日寇,新四军一师奉命去泰州讨伐。为防敌人偷袭,驻东台的新四军一师卫生部后勤机关乘船,从东台转移到斗龙港河西的西团龙王庙,李增援等轻伤员被安置在河东的东团董家祠堂。汉奸将情报透露给敌人,21日上午8时许,日军乘汽艇从兴化偷渡西团,他们用机枪对着西团镇疯狂扫射,在镇上烧杀一通就走了,但过了一会儿,狡猾的鬼子又窜回来袭击。

在东团劫杀的少数武装人员以及李增援等5人闻讯后,立即开火吸引敌人注意,掩护住在河西龙王庙的重伤员撤退。日军听见枪声,追了三四里路,战斗中,李增援壮烈牺牲,年仅28岁。日寇第二次进入西团后,住在龙王庙里的重伤员大约10余人,有的被浇上汽油烧死,有的挣扎着,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捅死,新四军伤病员全部遇难。

英烈事迹值得永远铭记。1994年4月西团镇在龙王庙遗址新四军伤病员遇难处设立了“新四军伤病员遇难处纪念碑”以示纪念。2008年春,该镇还新建公园“增园”,用以纪念李增援烈士的丰功伟绩。

(杨燕)



西团镇龙王庙新四军伤病员遇难处碑文

道向敌堡逼近。16日黎明,指挥部下令集中全部火力压制敌人,勇士们如猛虎下山,一下子冲到了铁丝网的外围,狡猾的敌人投掷催泪弹,施放毒气,让不少指战员中毒,进攻受挫。

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凶猛,若白天继续进攻,必将带来更大伤亡。16日白天,我军一边休息,一边研究进攻方案。同时,动员发动群众送来棉絮胎和大桌子、门板、担架等物资,为晚上进攻做准备。根据侦察与情报人员报告,东台、盐城敌人活动异常,如不迅速解决裕华之敌,有可能遭到从几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围攻。旅部决定在16日晚上发动总攻,要求尽快拿下敌据点。

17日凌晨,进攻信号弹腾空而起。随即,一个个带着棉絮和煤油的竹签、手榴弹飞向敌堡,冲杀声与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惊天动地。面对烟雾火海,敌人慌作一团。部分战士们顶着方桌裹上浇湿的棉被组成的“土坦克”冲向敌主堡,拉响绑在身上的集束手榴弹,用身躯为后方部队打开了一条血路。勇士们在为战友报仇的喊杀声中冲向敌堡前,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大中集的日军虽知裕华被新四军围困,但惧怕夜战,不敢出动。直等到天快亮时才派出增援部队,分水陆两路向裕华镇扑来。敌人被我警戒部队牵到距裕华镇七里半的伏击地带,遭到我军猛烈袭击。我军果断发起冲锋,在陆地与二卯西河上同敌展开激战。敌人的第一次增援被打退后,又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增援,均被我军击退。17日凌晨,裕华敌军已被完全消灭,为防止天亮后敌从东台、盐城等方向增援给我军带来被动,我军部队从大中集撤出,整个战斗胜利结束。裕华攻坚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敌人对我沿海根据地的封锁,使苏中、苏北两大抗日根据地重新连在了一起,为以后的抗战奠定了胜利基础。烈士们英勇献身的无畏精神也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杨燕)